



京華三章

孙玉民
著

華文出版社

| 作者 简介 |



孙玉民

生长在什刹海畔，曾就读于后海边的大翔凤小学和十三中学，爱听说古，爱读杂书。在中学、中专、高校任教三十余年，开北京史地和北京历史文化选修课数年。虽无写作的童子功，又不愿意花功夫磨杵，却希望留下记忆里当年北京的几丝痕迹，能给大家做个谈资。

责任编辑：刘超平

封面设计：好书坊·周晓

图片作者：黄劲松

图片提供：北京枫之林文化艺术中心

京華三章



ISBN 978-7-5075-4499-2



定价：38.00元



京華三章

孙玉民 著

摩
華文出版社
MO 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京华三章 / 孙玉民著.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 - 7 - 5075 - 4499 - 2

I. ①京… II. ①孙…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2003 号

京华三章

著 者: 孙玉民

责任编辑: 刘超平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bs.com.cn>

投稿邮箱: hwbs@126.com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39 责任编辑 010—58336229

发行部 010—5833627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新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875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75 - 4499 - 2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Preface

玉民的大作《京华三章》即将付梓，他诚意邀我作序，我不顾自己是个外行，竟欣然接受了。理由很简单：玉民是我大学同窗和要好的朋友。毕业后虽然各自忙碌，但始终保持联系，也有过志趣上的合作，虽说电话和走动不是很频繁，心却是通的。他是1959年的，小我5岁，因为他年轻，所以一直把他算作“60后”，差着年代了。在读大学时代，我就欣赏他，欣赏他做人本分，不争名利，那种少有的淡泊宁静；欣赏他有才气，有个性，甚至孤傲。

在班级里，他属于北京市区的生源，就是所谓城里的考生。毕业那年，分配实行“哪儿来的回哪儿”，市区同学几乎都留在城里，唯独他分到远郊密云县。因为那个时候仍有“支边支困”的政策，仍有诸如“好儿女志在四方，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仍有将少数城区毕业生派遣到艰苦地方去的做法，只是不再流行“文革”那种大张旗鼓的动员报名，全凭学校分配。玉民去了艰苦的地方，却未讲过一句“高大上”的话，更未提半个讨价还价的条件，就是默默地服从了。从此，他往来于繁华与偏远之间，一千就是五年，为密云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要知道，密云改县为区才是最近几年的事情。所谓青山秀水，生态涵养，且京城绿肺云云，都是当下的说法，也确有大批的城里人到那里置房产造别墅。而彼时的密云是北京市最远最困难的两个山

区县之一，从市区到密云中间隔着怀柔和顺义，是大山里面的大山，贫困艰苦，谁都不愿意去。不知何故，已经过去三十二年了，我仍旧能够想象出他当年是如何乘坐破旧的长途客车，颠簸在崇山峻岭之间的县级公路上，崎岖蜿蜒，他颀长而单薄的身躯，蜷曲在狭小简陋的座位上，那份恬淡与坚毅，辛苦与憋屈，像图画般刻在我的记忆里。对此，玉民从未抱怨过。尽管毕业分配与一般学生，即便是学生干部并不相干，是组织上的事情，而且保密，谁都无法预知分配结果，至少我自己是这样的。而作为他的老同学，一旦回忆起来，便有一种莫名的愧疚和隐痛。他不是党员，也不是学生干部，普普通通的，没有任何背景，不善人情世故，不讲大话不夸海口，单单把他从城市分配到农村。我想，玉民不是神，他的内心一定有酸楚和委屈，他不说却做得很好，是怎么修炼的？我比他年长，但我由衷地佩服他。

玉民有才气。他有一门童子功，就是擅长画兵器车辆。而且是默写着画，用专业的话叫作默画。这是本事。现代热兵器和古代冷兵器，装甲车、坦克、火炮、枪支、弹药，刀枪剑戟，十八般兵器都画得活灵活现。他喜欢阅读战争题材的传统故事，也热爱近现代世界史的著名战役，凡是过目的“小人书”（连环画），便成了美术老师和教科书了。我关注到他，一是因为我曾经学习过美术也教过美术，凭经验和直觉，一个人凡有特长，文学、音乐、美术、体育，还有其他爱好，除去后天训练和刻苦钻研外，多数情况属于天赋，或者与天赋沾边。二是他画画多是在课间休息或晚自习的间隙里，别人困顿了，或吸烟或散步或侃山，他却是静静地画，一边画一边嘴里还在念叨着什么。那种独特的休息方式和画起来的专注神态，生动有趣，令人难忘。我对他另眼相看亦由于此，心中思忖：这个家伙一定偏科却有才。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曾经策划过一套儿童绘画系列读物，其

中的一册《兵器与车辆画法》就是与他合作，由他编绘的。他的个人嗜好和才气达到专业水准。

玉民的大才气，是大学课业以外，工作和事业以外，一直对北京文化、旧京掌故有浓厚的兴趣，并能够潜心钻研，痴迷于斯熟稔于斯成就于斯。玉民在很多方面有才干有才能，而我则看重他的这一点，所以落笔作序的时候坚持的是狭义“才气观”，想玉民该不会怪罪。一次聊天，他透露上大学的时候逃过课，用今天的话说叫“翘课”，我竟不知，当然是趁了班长的“疏失”，又遇上那些无聊无趣的课，便不声不响地溜了。溜到尚未开放的恭王府，溜到文津街的老“国图”，溜到京城犄角旮旯凡有故事的大宅小院儿。兴许这些为数不多的“翘课”，就是他今天取得北京民俗文化研究，写成这本集子的肇始。

玉民的研究和写作应属“阅读+踏勘+感悟”的方式。玉民好读书，读闲书，广泛读，不死读，自然是其掌握专业知识、厘清历史线索、获取丰富内容的底子。方志、轶事、笔记、随笔，正史、野史、传说，凡涉及京城民俗与文化的都在兴趣范围之内。大学的图书馆找不到的，便去社会的图书馆，甚至到书摊古旧书店淘。所下功夫自不待言。真正有其个人特色的还是他的“踏勘”精神。踏勘，原本是地质、水文、工程等领域的专属概念，以后也被史地、考古以及文保等学科援用，是一种研究方法而已，其法严谨而笃实，所以风靡。说白了，踏勘就是到实地察看。我想，玉民的研究未必意识到这一点，却是实际上的践行了，契合了，并且做得独具特色。这特色不是别的，就是他拥有滋养、陶冶他的一方厚重水土。玉民的童年直至结婚成家，生活的地界是什刹海。“什刹海”这个去处恐怕连他自己也未曾料到，今天但凡来北京旅游观光的中外宾客，几乎没不去那里一游的。有一说：“没去过什刹海就算没来过北京。”此话说得绝对了，

可见其景致的显赫地位。何以显赫？什刹海，也写作“十刹海”，由三片水域组成，相传四周原有十座佛寺，故有此称。位于市中心的西城区，毗邻北京城中轴线，水系与国家政治心脏的中南海一脉相连。清代起就成为游乐消夏之所，为燕京胜景之一。用今天政府的“官话”说，叫作京城面积最大、风貌保存最完整的“历史街区”。即为“历史街区”当然有故事，随便拎出几个街巷、胡同、宅邸和人物就全明白了。街巷如定阜街、烟袋斜街、柳荫街；府邸如恭王府、醇王府、会贤堂；人物古有纳兰性德、和珅等，今有宋庆龄、郭沫若、徐向前、张伯驹……

说什刹海是北京的人文俚俗经典、世事变迁的缩影一点都不夸张。玉民就是这儿的土著居民。别人踏勘，很可能要跨越很大的空间，从一个地方而来或到一个地方而去。我所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很多北京文化学者，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生于北京，对北京有深厚的本地感亲近感，北京于他们而言，熟悉得犹如血脉相连，天然相通。比如北京史著名专家劳允兴先生，他是我的作者，其代表作《北京文化综览》在学界和政界有重要影响。劳先生自幼生长在北京，家住东城礼士胡同，熟悉乡土，谙详人物，再加略精于中国通史，写北京便是得心应手。我的老朋友赵珩，北京文化学者，曾任燕山出版社的总编辑，是个世家子弟，久居京城。《老饕漫笔》是他的杂忆作品，以“食”为线索，将那些飘逝的礼俗风物、旧时人物、琴棋书画、饮食游乐，娓娓道来，再现了五十年间急遽消逝的生活场景。

另一种情形，恰好相反，他们不是土著或久居北京的北京文化研究人，而是以北京为研究对象，有明确的职业目标，也有浓厚的专业志趣，但他们与北京的联系缺少与生俱来的东西。

玉民不然，他的踏勘恰恰是从京城核心腹地起步的，起点高。他

对北京的体会和心得，不是那类外来的行走者，靠着双脚和东张西望的收集、把玩和体味。不是为着一个课题一个研究方向，带着任务而为。更不是掺杂功利的目的，非要做出什么事业取得何种成果。他更像是静坐在自家厅堂里，品着茗，平心静观，眼神所及，便可以去访访老胡同旧街巷里那些早已听闻过且记忆于心的人物，也可以去坊间，听一听五行八作，庶民百姓的家长里短。因为他与京城没有隔膜，也不需要从感觉上、空间上和角色上，甚至情绪上做任何转换与磨合，一切都是由衷的，那么天然，无缝隙，零接触，浑然一体。他的踏勘，就是接地气式的探寻、访查、潜心调研与思索，是从挥之不去的怀旧遣兴中，写出脚步匆匆的现代人依然挚爱与眷恋的传统情怀。

他写积水潭，告诉人们一段鲜为人知的京城水系史。原来这个地方自元代起，是个内河水陆大港，从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粮食也在此地停泊集散。今天，人们只知这是北京二号环线地铁上的一个站名，却不知八百年前，潭水粼粼，舟楫舞动，帆樯如织。此时此刻只剩得一座不起眼的汇通祠和一尊孤零零的郭守敬像。曾经发达的京城水系凋敝成街心公园。掩卷感叹：今日的“南水北调”看来是续写昔时的繁盛。

他写北京吃食，关注的是京味文明。民以食为天，一个地方，一个民族，一顿三餐吃什么、喝什么，怎么吃、怎么喝，其水平其方式其历史其掌故，是文化是文明。会吃是福。“满汉全席”是帝王的盛宴，属于奢靡饮食文化的经典，入得“非遗”，却上不了平民百姓的餐桌。炸酱面、热汤面、卤煮火烧、庆丰包子、豆汁儿、拍黄瓜、涮肉……常吃常新，百吃不厌，平实而舒坦。玉民不仅踏勘京城饮食俚俗，还下得了厨房，垂范饮食文化，私家菜和茶道也很了得。

他写大院文化，竖起一面旗帜，一面正本溯源的旗帜。写得细

赋深邃，体现玉民的风格，最是亮点。之前我们没有交流过，却高度共识。结论写得尤为精彩，我不打算多做评价，还是留待读者细细品鉴。同时，我也将自己的感触写在后面，与玉民切磋，并请读者裁量。

我所以敢写这个序文，除去爱才重友，还因为自己也是一个久居京城，生长于斯的北京人。虽不通晓北京文化，但自己的经验与认同感是深切与深厚的，这种高度共鸣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印证玉民作品的可信与作者的可敬。

说来，我的童年直到青年时代，家就住在离玉民家什刹海不远的新街口、福绥境一带。这里也是人文荟萃之所。八道湾11号住过鲁迅周氏一家，《呐喊》《阿Q正传》《故乡》等传世经典在这里问世。三不老胡同6号曾是明初三保太监郑和府第，谐音“三不老”。文化人冯亦代、北岛是后来的房客。有故事的还数端王府夹道的端郡王府，它是清代载漪的府邸。偌大的院落，被八国联军烧毁，即便是废墟，依稀透出当年的辉煌奢华。这里先后有北京大学工学院、中国科学院语言所和心理所、北京师范大学安营扎寨。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丁声树，著名物理学家马大猷，著名心理学家潘菽、曹日昌都曾在这个院落里工作。他们的行走和进出，给中国现当代学术文化的版图上留下一座座丰碑。据说载漪无大志，图享乐，好骑射，养马匹。我读中学的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实行就近入学，学校就是当年他的马号。再后来，西城区体委、体校、武装部，还有林彪、江青的“五一九”工程轮番在这里大兴土木。今天依然见到的是园林式的中国青少年活动中心和高耸的中纪委大楼。端郡王府园子的兴衰更替，藏着我和同学少年的许多记忆。

新中国建都以后，居住在这一带的，还有共和国的卫生部、水利部、外交部的高官大员，也有戎马生涯，打下江山的将军们。故事永

远在开头，讲不胜讲。

环境、氛围、特有的地域文化是一个“场”，耳濡目染的“场”。同样的熏与染，玉民兄成为京城民俗文化的专家。京味儿的魅力，能让他甘于寂寞，淡泊名利，达观自立。对京城的挚爱，他不是一般的迷恋，甚至可以用生命的代价去书写和讴歌，或雍容或诙谐或写意或工笔，酣畅淋漓。而我最多是个读者和观众。这就是两个北京人的异同，比出来是文化底蕴的差距。我佩服他。

曾几何时，某“顽主”在他的作品里，把北京人分成两个群落：“大院的”和“胡同的”。大院者，共和国党政军和学校、医院等所谓“事业单位”进城后，官吏职员（也不全是当官的，还有炊事员和驾驶员在内）及其家眷的居所。胡同者，从明清时代留存下来的街巷胡同院落。那里住着前朝遗老遗少、达官贵人、学者绅贤、士农工商，以及引车卖浆者。暂且不说这个划分和说法有无道理，至少在形态上，是这样的情形。如果作家的笔到此打住也便罢了，而顽主偏要把“胡同的”后面加上一个“串子”，叫“胡同串子”。至此，态度变味儿了，不再是语言风格的标新立异，也不是什么写作手法创新，完全是他自己和一部分人的主观情绪，一种偏见、歧视和掩饰不住的炫贵。按老北京的说法，这叫骂街了。用小说来骂街也是一个发明。恶劣的后果是，他的作品还真迷惑了不少不明就里、对北京一知半解的年轻人和新北京人，他们把“胡同串子”挂在嘴边，动辄以此奚落、调侃蕴藉的老北京城和温厚的老北京人。恶劣的后果还在于，酿出了畸形、怪诞，变了味道的所谓京味文化、痞子文化甚嚣尘上。我在想，若是住在胡同里的老舍、曹禺、齐白石和梅兰芳们，还有广大深厚的虽无名，却善良，懂礼数，安贫乐道，风趣幽默的平头百姓们，还有那位为保护京城建筑，包括胡同文明，使古城免受战火毁损，接受和平解放之策，也

住在胡同里的傅作义将军，对这样的谩骂和讥讽当作何感想？难道也反唇相讥，跟上一句“大院强盗”不成？

人们生活在胡同里或者大院里，是历史、社会、民族、习俗、文化和建筑工艺等多种因素演进、变迁、积淀的现实存在，本无高低贵贱之别。客观地论功用，倒是各有短长。胡同的院落，尤其是四合院的格局，悠久、独特且典雅，应当是世界民族栖居形式的一枝奇葩，文化含量极高。大院儿的筒子楼、单元楼，即便是部长楼将军楼，皆属于舶来品，方便虽说方便，可是钢筋水泥林立，人不接地气。所以，平心静气，放弃褊狭，通过文化的视角，发掘历史遗产，保护文明成果，摆事实讲道理，比自恃高贵和骂街要好不知多少。一些人，虽然生活在北京，也对这座城市有感觉，但只有北京人的形而少北京人的神。缺课，缺北京传统文化和人文底蕴的课。玉民的《京华三章》为补课的人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课本。他的北京文化研究之“感悟”，皆在“课本”的字里行间。

至此收笔。蓦然间，童时的一个场景出现在眼前：夏日里，立在西直门城楼下向西南望去，护城河的水面，岸边的垂柳，还有城墙的箭垛，都被染上夕阳的余晖，煞是美丽。那一刻，我自然不会像今天的我，能去欣赏能去赞美。当时的感受竟是一丝惆怅，惆怅一个大大的白天又过去了，天黑下来，就不能再玩耍了。儿童的世界，就是如此狭小。以后，我倒是真的惆怅了，深深的惆怅，惆怅当年的那幅夕阳图景，已经荡然无存，城墙扒掉，城楼拆除，护城河变成地铁，垂柳早就当柴火烧了……据悉，北京市在“中国梦想”的昭示下，又在制定保护和建设古都北京的新规划。真的能恢复旧有的经典吗？即便修旧如旧，恐怕也是仿品啦。有了仿品硬件，京城文化就真的能够绵延传承吗？所幸的是，玉民捧出他的大作，用笔、用心，也用命记写了旧京遗迹和新城悲欢，再现了北京人中国人乃至世界人应当知晓应

当铭记应当珍惜的瑰丽图卷。我由衷地感谢他，希望读者也能喜欢且珍视。

是为序。

宋焕起

2016年元月京城望南山居



Oct 26 2014
/s/

自序

Preface

国庆十年刚过去一个多月，我被母亲从骑河楼的妇产医院抱回了姥姥家，从此，开始了在什刹海畔二十四年的生活。

当年北京孩子的生活圈子很小，什刹海几乎就是我活动的全部地界，游戏，上学，买东西，来来往往中熟悉了每条胡同、每个院门，也认识了形形色色的人。我记事的时候，临时市场夏天的火爆，正月十五灯市的热闹，鼓楼前商家的兴隆，旧时四合院里丰富多彩的生活，已经成了老人嘴里的故古典儿。老人们要是不说，晚辈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曾经的事情。我们这些孩子心里的什刹海，是夏天能游泳冬天能嬉冰的那一池水，是前海边参天杨树落下的叶子，揪下叶柄放在鞋里能当拨根儿，是烤肉季前空场上买白薯和储存菜的长队，是银锭桥上往来匆匆的行人。安详、宁静的市井生活，像一架上满发条的老钟，不慌不忙、不紧不慢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格一格地走着，快不了，也停不下来，那画面，这么多年来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一定格，便是王大观的《旧京环顾图》和何大齐的《烟袋斜街》长卷。如果让我去细致地描述每个场景和每个人物，却难以言尽，但每个场景和人物，又都鲜活生动，并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后出生的人，入小学时已近八岁，之后阴差阳错地又多上了一年学，到一九八三年大学毕业时，我已近二十四岁。这岁数按说不算小，可这二十四年里我几乎就没离开过